蛾術編

蛾術編序

嘉定王光祿西莊先生撰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書行世已久又聞尚有蛾術編一書凡九十餘卷余前作文選旁證時訪求之而未見今年重至蘇臺迮廣文青厓以挍刊本來示索爲之序嗚呼書之大端同年陶文毅公論之詳矣余復何贅惟念是書光祿歿後祕置篋中者且五十年若隱若見久未彰著一旦得廣文參攷鈎稽若注家之有疏足相發明豈不大快人意且光祿之以蛾術名其書者亦自志其績學之勤而已朝習莫益眞積力久迨晚歲目盲其功靡竟是善學者如齋

王之食雖必取其跖數千而後足而體大物博或攷證偶疏則未免有之夫泰山不讓土壤河海不擇細流偏駁之疑起矣而海岱之高深自若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後世頗多評論或有蜉蝣撼樹之譏然古人異同出入相與有成詎不足爲知者道哉廣文此舉將見光祿之書籍以傳而廣文亦卽藉光祿之書以傳殆昔人所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邱明班孟堅功臣是已因書以復之時道光辛丑冬長樂梁章鉅序

蛾術編序

著書難著書而有人傳之爲尤難余觀梁阮孝緒七錄所載當代名書凡經典五百九十一種傳記一千有二十種子兵文集諸錄四千六百七十九種大率傳者少而不傳者多世尠探奇嗜古之儒勤鈔而寶護之雖有八覽十志不轉瞬而飽羽陵之蠹矣嘉定王光祿著有蛾術編九十五卷攷據精能搜羅宏富久已推重士林然未有刊本吴江沈君翠嶺風雅士也探奇嗜古孜孜不倦旣刻 昭代叢書五百種復以是編屬近生青厓詳加校勘青厓又于每段後加以按語糾謬正訛或反

覆紬繹觸類引伸或討論精覈明辨以晰識藝林快事也余惟光祿之書卷帙浩繁非積有重資不能鏤板歲月既久安知不煙飛塵散而光祿一生之精力不于是泯沒乎然則沈君之傳書其功不在著書下也又聞沈君將開雕長洲吳枚菴所選 國朝文徵而幷爲之補其遺續其後以爲宇內大觀余尤喜沈君傳書之志甚鉅豈獨爲光祿一人幸哉青厓余壬午分校所得士是編刻成問序于余余自慙薄植無文而得附名此書以傳于後亦何幸也

道光二十三年歲在癸卯四月固安楊承湛序

蛾術編原序

稽古之難也其始憚糾紛而未經博覽其繼騖夸謾而未極精研故必兼二者之長乃可以言學問觀諸子雜興類各自立說唐代如王氏摭言封氏聞見記等則掇拾遺逸雖尠闡旨而攷證名物往往取資焉宋之夢溪筆談容齋五筆困學紀聞爲近世所競稱然尚苦未備外此譔述益孤陋或憑胸肊多踳駮識者譏之迨我朝儒術彬蔚事泝其原理覈其是駸駸乎最盛矣嘉定王西莊光祿具通敏之才早擷簪紱矢志讀書至老而志倦所著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搉已風行宇內又有蛾

術編網羅繁富六藝百氏旁推交通靡弗洞暘大抵先
生之學經義主鄭康成文字主許叔重宗尚既正遂確
視一切凡汗漫絕無依據之談攻瑕傾堅不遺餘力案
漢人傳授皆號專門尊奉本師罔敢棄家法異同之論
致煩天子親臨白虎觀稱制剖决後儒作疏亦墨守傳
注惟恐踰越苟有乖違胥加駮難自世儒少見多怪中
實空枵徒事臆測妄生荊棘一知半解輒驚新奇而此
達彼窒失諸目睫轉欲凌蔑前哲高自標置終墮昏蒙
人復掎其後蓋是丹非素伊昔而然然則持故訓以別
歧趨正賴先生為中流之砥柱也先生與同邑錢竹汀

少詹齊名錢務篤實而先生淹貫有餘旣歿徵行入史餘遂附少詹列儒林傳中金匱珍藏永垂不朽茲編出使先生生平含咀英華張皇幽眇之能較然允共見余詞垣後進忝撫吳適値刊編主者來問序公暇竟閱輒闡大意弁其端曰蛾術者先生自謂積三十年之功始克就又戴記時術之喻其功乃復成大垤者也綴學之士尚觀此而知所積以求其博且精矣哉時道光九年歲在己丑仲春月館後學安化陶澍撰

蛾術編序

丁未歲秋余司教松陵適沈君翠嶺刻王光祿蛾術編成屬余爲序余惟光祿纂述之勤與沈君流傳之意序者綦詳且經迮君青厓參校博衍宏通致爲精審余又何言第以愚者千慮豈無一得展誦之餘略抒所見順其篇章條列于左或可爲讀光祿書者搜討之助如光祿謂易釋文引桓元說桓元注易從未見于他書按釋文序錄易之注解傳述人于荀九家集注十卷下列謝万韓伯袁悅之桓元卞玉等十人而隋書經籍志有桓元繫辭注二卷是桓氏有易注特今佚耳諭張衡桓譚

不信讖緯據後漢書張衡傳注謂衡信緯則譚可知按藝文類聚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唐虞謂之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于此此本尚書帝命驗文見史記正義及索隱是譚信緯之證也謂羣書引尚書逸文可疑及誤者云史記河渠書首引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說文木部欙下引虞書同又云說文辵部引虞書曰怨匹曰逑皆尚書逸文之可疑者竊意四載之文本尚書家說如說文日部引虞書曰仁覆閔下本古尚書說也大部引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本毛詩蕩傳文也引經師

訓說而稱書曰詩曰許書每多此例審是則河渠書之
引夏書亦猶是矣至怨匹曰逑據說文辵部逑下云斂
聚也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怨匹曰逑此又曰猶一曰
耳言逑義爲斂聚又爲怨匹之稱非承上虞書言之許
載之以廣異義或又爲一字之誤則二者均非逸書也
又云說文木部榗木也書曰竹箭如榗子賤切今無考
此亦尚書說也禹貢揚州篠簜既敷瑤琨篠簜史記夏
本紀引篠簜俱作竹箭此非訓詁字今文尚書如是如
榗者蓋今文家說竹箭形如榗耳榗之形狀未聞其字
从木晉聲尚書大傳說橋高高然而仰梓晉晉然而俯

是晉有低小之義則榗之从晉不僅取聲益木之低小者竹箭之形似之故舉以爲況非逸文無以攷也閻百詩謂明嘉靖九年后蒼從祀孔廟戴聖以贓吏見黜考漢書止言其爲九江太守枉法夫枉法非受贓也至鄭樵通志橫加以贓吏之名明嘉靖閒張孚敬大正祀典遂黜戴聖而進后蒼此事之極冤抑者閻氏素精考證亦隨聲附和謬矣而光祿止極言后蒼非傳述禮記者而于戴聖事竟不爲别白豈亦以爲贓吏與至論爾雅誤人以爲周公孔子子夏合作詩七月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閒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蓺之文此

言益近是光祿篤守鄭學者竟未引及若得此則合作之說可以不發矣若乃說文示部引周禮不在周禮中者如示部禘下周禮曰五年一禘祫下周禮曰三年一祫之類此亦引周禮說而稱周禮者如引詩傳稱詩曰引古尚書說稱虞書曰之比而光祿謂漢書藝文志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無周禮許自言禮周官（說文序）不言周禮也禘祫等字下所引許意約周家之禮爲周禮非指書名或所引卽在周官傳中今案許書肉部臚下曰周禮有腒鱐天官庖人職文也邑部鄦下周禮曰任鄦地地官載師職文也刀部副下周禮曰副辜祭則

春官大宗伯職文弓部注周禮曰天子六弓則夏官司弓矢職文是可證許時稱周官爲周禮不得云非指書名矣至禡下云周禮曰禡于所征之地光祿謂許引他經而亦稱周禮意謂此本王制文也不知此亦引周禮說考許書引經傳于今所稱十三經者不引及戴記穀梁其稱禮曰禮記曰者皆儀禮文其引月令則稱明堂月令是所引爲明堂陰陽記中之月令非戴記之月令也禡下所稱非王制文可知矣其論許書重出字云說文尿或从木尼聲大徐以爲重出以木部本有柅字注云木梨从木尼聲故大徐以尿下重文作柅爲重出不

知木若梨者柅之正訓而杘之或體作柅故許列于杘下云杘或从木尼聲非重出也杘爲絡絲籰柄故易遯初六繫于金柅荀爽虞翻皆以柅爲絡絲具以柅即杘也若以爲重出而易義遂不可通坎九五祇既平從說文作禔訓安云地道變盈而流謙九五體坎互艮艮止坤安不至盈滿因安致平故无咎象曰中未大也正美之也按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未大也作中未光大也虞翻曰體屯五中故未光大是漢易大上有光字祇既平之祇既用說文于象傳則用王弼本以爲變盈流謙之證得毋不相符合乎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詩曰既

禡既禂此引三家詩也毛詩作既伯既禱者禱與禂通伯者禡之假借字也王制釋文云禡馬怕反又音伯蓋古音讀禡如伯故毛詩古文假伯爲之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許訓禂爲禱牲馬祭者周禮甸祝云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許本此爲說下引三家詩見禱牲馬之祭字當爲禂耳應劭漢書序傳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蓋本三家詩說與毛傳義合則伯爲禡之假借無疑既伯既禱卽既禡既禂耳亦卽禂馬禂牲耳光

祿以許所引爲毛詩古本以旣伯旣禱爲俗本斥傳說爲謬爲繳繞回曲且曰斷不可從由注經者泥于爾雅之文皆釋禡爲師祭不能確指其祭者爲何因並不知伯即禡之假字遂莫能通其義爾晷从日咎聲謂咎非聲以爲未詳按軌从車九聲氿从水九聲咎九同音晷與軌氿皆讀詭不得爲咎非聲矣蓋古音或讀咎九爲詭故从咎从九之字音詭轉音讀如高故咎與皋通皋陶字爲咎繇鼛櫜等字皆從咎得聲皆讀高而尻从尸九聲讀苦刀反此其證也周頌絲衣載弁俅俅許書人部引作弁服俅俅以爾雅證之此詩古蓋有兩讀一讀

戴弁俅俅故釋言云俅戴也一讀弁服俅俅故釋訓云
俅俅服也是知經字不同自古已然許所據同釋訓本
或三家詩如此毛則同釋言本戴作載者古字載戴通
皋陶謨云亦行有九德據亦爲人之臂亦謂以九德扶
掖其行說極精確然玉篇云亦臂也今作掖書云亦行
有九德固以尚書之亦作扶掖解矣顧氏梁人蓋本尚
書舊說說文叙稱書孔氏古文要亦不廢今文如川部
虞書曰濬く巜距川古文尚書也谷部睿下虞書曰睿
畎澮距川今文尚書也何以明之睿字重文作濬云古
文睿〻字重文作畎云篆文畎从田犬聲則知川部所

引者古文谷部所引者今文也光祿欲易川部之濬爲
睿易谷部之畎澮爲く巜謂許本云書用古文唐人誤
改爲畎澮是泥于書孔氏之言不知今古文之別且易
濬爲睿于許氏明稱古文者反以篆文易之矣易繫辭
揉木爲耒謂許書無揉字書柔遠能邇古人不加手今
改揉木之揉本作煣說文火部煣下云曲直木也漢書
食貨志用繫辭文作煣木爲耒是古本作煣有其字矣
揉乃俗字書之柔遠能邇柔本訓安與揉音義迥別不
得爲揉不加手之證書梓材至于屬婦說文人部引屬
婦作嫋婦此亦今古文之異光祿謂崔子玉清河王誄

云惠于婸嬬婸是妊身嬬是無夫皆婦人之可憐憫者
今經作屬屬音通婸則從說文作婸婦正合語殊不明
晰今謂古文作屬婦與上敬寡為對文敬寡者鰥寡也
古字敬與矜通矜與鰥通故呂刑哀敬折獄大傳作哀
鰥折獄釋言云獳屬也則屬即獳謂獳稚也此對文也
以今文作婸婦言之則謂鰥寡及妊身者崔子玉惠于
婸嬬之云則合二句以成文婸謂婸婦嬬即上敬寡耳
崔許同用今文不能強合于古文也詩節南山天方薦
瘥傳云薦重瘥病許書田部引作薦嗟說為殘田者此
亦三家詩漢書董仲舒傳云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

訟而急于利以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歌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云云是三家有説此為爭田致訟之詩者則此言師尹何為不平而致訟乎天方重疊此殘蔵之田因亂而失田者宏多矣謂飢饉薦臻爭田無益也書無逸祖甲鄭以為帝甲王肅以為太甲謂王為安按洪括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于無逸篇此節有或怨肆高宗之享國百年自是厥後十四字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為次也按漢書韋元成傳王舜劉歆毀廟議云于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

二宗以戒成王亦以祖甲爲太甲序在中宗之上是今文尚書其在祖甲節在殷王中宗前古文則在高宗下是其簡冊之異王以帝甲非令主故用今文說注古文又順古文節次因爲先盛德後有過之說肅雖亂經此注要不爲妄史記各國世家事每有與左傳異者所謂網羅放失散逸舊聞不必盡同左氏也光祿謂史遷不得見左傳故事多與傳不合夫世家叙事多有直書傳文者豈不得見左氏乎其報任安書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其見傳可知且左氏獻自張蒼于諸書爲最先出史遷安有不見者鄭注論語子禽爲孔子弟子集注引

或曰元子貢弟子謂或見其問子貢子爲恭也遂妄爲此說然天下安有弟子以其師與同學絜長較短且謂師不賢于同學者則或說不爲無因要之問子貢者一子禽一陳子禽子禽爲陳元陳子禽非陳元也漢書古今人表分陳元陳子禽爲二人自有所本據鄭檀弓注則陳元爲齊人陳其姓也陳子禽蓋陳人疑子在陳時子禽見子貢恭于孔子故有是言書陳子禽所以別于陳元之稱子禽也猶書衛公子荆衛公孫朝之比以魯有公子荆曹有公孫朝故書衛以別之耳至謂劉向爲西漢俗儒其書傳世甚多皆鄙俚而附會夫劉向校書

天祿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後代目錄之學所由昉向非中壘則經典日就湮沒耳且其所上章疏封事原本經術卽賈董無以過至新序說苑列女傳諸書博采傳記以為鑒戒尤具深心而遺文逸事多賴以傳足資考證謂之鄙俚附會是其立論不無少偏哉凡此所云皆承沈君不廢異同之意署冷官閒書籍不備僅陳梗概不盡所知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由進君參校更為推闡如箋注困學紀聞之例則于鄙說或有取焉丹徒趙彥修撰

蛾術編凡例

一是編原本九十五卷今止挍刊八十二卷尚有說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已見王蘭泉先生金石粹編無庸贅述說系三卷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家譜

一作易注者王弼造書傳者梅賾固屬經中之蠹是編專主鄭學無怪其冰炭不相入然崇信徐遵明爲大儒而謂公羊疏出其手亦恐無據又歷譏杜元凱剽竊蔡九峯妄繆未免出言過分諸如此類今爲稍圓其說

一近時譚攷據者前以顧亭林後以戴東原兩先生爲最學有根柢言皆確實是編務必力斥之斯乃文人相輕之積習今從節

一是編徵引浩博今將各書原文挍對有先生所引而原書竝無者如南齊陸澄傳與王儉書之類有原本現在而先生未見者如宋禮志高堂隆之類今特一一注明以便查核

一前人舊說是編有引用之而不載所出者如戴東原水經注序之類今亦各爲標明此係某人之說庶幾知其來歷

一說字諸卷攷正許書各本同異而亦閒正俗字但近人所用俗字甚多不止于此故于每卷之末推廣言之非好爲煩瑣也

一呂刑百鍰攷工三鋝辨論千餘言旣載于前復錄于後句句相同此必偶然失檢未經抹去諸如此類概從删節

一僻居鄉曲家無藏書專就架上所有詳爲校正遇有疑義亦專就一己所見加以案語或失之太繁如宋史新編凡例連篇引之以是編採摭甚多也或失之太簡如北盟會編所紀李綱宗澤韓世忠

諸事絶不一引以是編僅載書名也匆匆付梓俱未删改姑以俟博雅君子

吴江沈鶴壽青厓氏識

審定參閱校勘姓氏

涇縣朱　珔蘭坡　　吳縣董國華琴涵

桐鄉沈炳垣曉滄　　平湖顧廣譽訪溪

吳縣王　鎏亮生　　海鹽張開福石匏

海甯楊文蓀芸士　　嘉定姚承緒八愚

震澤趙　筠靜鄉　　吳江楊秉桂辛甫

嘉定張　鑑吟樓　　嘉定章　虎伯

青浦倪　臯九方　　震澤楊揆嘉秋泉

吳江沈寶禾子實　　吳江陳希恕夢琴

吳江葉春浩鑄唐　　吳江沈曰壽笠君

吳江沈曰富子饒　元和陳克家梁叔

震澤陳壽熊子松　震澤唐　咸耳三

長洲顧金益奕齋　長洲沈　榮石鄉

吳江龐一清泉香　吳江黃之雋芝雲

吳江張太齡小憨　吳江張數曾省堂

原本參挍姓氏

崑山朱煦伯沖庵　子　嗣構

同邑沈　宇笑山　嗣穫

秦　鑑滌石　嗣疇

馮貽彭子齡　姪孫　汝寬敬敷

姚其昌漱泉　汝潤子雨

浦文鳳賦泉　汝鑄企顏

吳　林穆齋　孫　汝平

吳鍾茂嘯餘　得名

閔友曾綠天　汝翼

姚承緒八愚　汝霖

蛾術編目錄

卷一　說錄一

讖緯

卷三　說錄三

卷十一　說錄十一

南部新書　錦里耆舊傳

青溪弄兵出師二錄　北狩行錄

南燼紀聞　三朝北盟會編

名臣事略　焚椒錄

山海經　水經注

元和郡縣圖志　江南浙江通志

八府一州志書　謂地志不可用古名太迂

西域記

卷十三　說錄十三

唐六典　唐開元禮

元學　　老子

列子　　鬼谷子

子華子　　淮南子

鹽鐵論　　人物志

太極圖說　　能改齋漫錄

續齊諧記　　蓺文類聚

合刻叢書　　汲古閣刻

本草　　曹憲呂向文選

七十二家集　　初唐四子集盛唐二集

後村居士集　　天下同文集

疑義　　古籒篆
分部許氏特𠢴　　或作五百四十二部
引經用古文
卷十七　說字三
說文引周禮　　許氏引師說尊之如經
注中有正文無　　任意更改減省增加移徙
俗以一字誤分爲二　　俗以二字誤合爲一
一字兩从注各有例　　一字數从只入一部
重出字　　許氏兼變隸
訓釋用隸書　　引孔子言

新添類隔　二僊
五支　鹽添咸銜嚴凡
迴拯等徑證嶝　五十二儼
隊代廢
卷三十六　說字二十二
映敬慶改　豔㮇釅陷鑑梵
一書中彼此互異　物迄
葉帖洽狎業乏　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韻會韻府從略　每韻欵式顧刻與張曹不
同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許鄴洛三都

三國疆域　晉地志與漢志異

南北朝地理得其大槩亦可

隋罷州置郡　唐改郡爲州

外官要領惟探訪節度二使

宋地理志據元豐　宋史地理校誤

卷三十九　說地三

西王母　禹貢雍州末節水道

梁州末節水道　黑水

三危　河源

積石龍門

卷四十　說地四

冀州梁岐非呂梁狐岐

秦魏必爭之地惟河西爲要

長安　鄭縣新鄭

南陵沂水　雒

阿陽　涇水過郡三

河水過郡十六　六郡良家子

京兆下邽　漢安郡

雒縣　街東街西

泗水過郡六　睢水過郡五

廣陽國　北海平壽壽光斟縣

東平國　魯國

辟縣　淮陽郡

合肥　盛唐

沛國　蒲姑地名非人名

太公反葬于周其事難行

雩門　歸三田

隮三都　孔子所生郰非鄒亦非陬

滅滕事當從漢志　任國風姓趙岐注誤

商容現存　　夷逸

周公召公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穆王訓夏贖刑　　臩命

厲王豔妻　　君氏

魯桓公楚穆王　　桓公子糾

書弑閔公及仇牧不書宋督

寺人披　　僬僥

簡璧　　晉悼公謚法

周公　　老子之流沙

老子杳冥詭異

卷五十四　說人四

事未可信　有姓

陳亢　弟子門人可通稱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表六國本秦記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三桓微

子思年　離婁

公輸子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為

合從之謬　魯共公元年誤前一年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卷五十五　說人五

閻氏攷孟子生卒出處年月先後今改正

孟子享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爲次敘

卷五十六　說人六

鄒郎邾　孟子所至之地

七邑中六邑皆齊地惟范不知何時至

嬴去齊都三百餘里　孟子至薛係田氏之薛且

必在至滕後　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

孟子及門人封爵　孔距心王驩

曾元曾西公明儀公明高

告子

卷五十七　說人七

卷五十八　說人八

王安石怒交阯言新法不便

蔡攸以進奉得少師　三路都統葛王褎

完顏宗賢　亞伋等爲金國祈請使

虞允文拒戰金主亮　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

楊皇后年反長于寧宗不可信

度宗紀張順三見　瀛國公立係四歲

潘大淼　元軍軍錢塘江沙上

宋元宰相位號　王景等七人傳

向敏中事不實　夏竦欲誅保塞兵

梁顥登第之年　以蔡確詩爲譏訕非究

卷六十二　說物二

世楷堂藏版

卷七十二　說制十

書疏言量之數與漢志異

生今反古　辭達而已矣

卷八十二　說通二

方　侃侃誾誾

束脩　遊必有方

數　喪

至于犬馬　色難

無友不如己　體物不可遺

立言之法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

嫁　滕

徽　居居究究

少艾　　執熱

折枝　　皇甫持正戒虛張

聖門事業圖　　讀書必有得力之書

諸葛武侯孫思邈語　　抱蜀

西莊先生著述富有同時後進稱其遠儕伯厚近匹弇州而先生自任亦曰我于經有尚書後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術編于集有詩文以敵弇州四部其庶幾乎然諸書皆已風行而蛾術編則向未窺全豹也己亥春余從其鄉張吟樓司馬鎰處見之乃先生外孫姚八愚

茂材承緒藏本凡九十三卷假歸盡讀如獲拱璧即欲付剞劂氏會同邑迮青厓進士鶴壽見過忻任勘校以編中說刻說系二門已見金石萃編及王氏家乘因鈔說錄至說通八門爲八十二卷而每卷之中閒加案語先生于前代諸儒及近時亭林顧氏東原戴氏多所辨駁而青厓所見又與先生異同予惟攷據之學言人人殊要之是非不謬俟諸後之論定而各衷一說亦足廣學者見聞焉爰竝付梓而爲誌其顚末云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季冬吳江沈楙悳翠嶺

氏識

蛾術編目錄終

蛾術編卷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挍
沈楙悳挍刊

說錄一

五經先後次敘

五經先後次敘史記儒林傳首詩次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藝文志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次論語次孝經次小學與史記次敘不同以意推之漢志遠勝于史記葢漢志全依劉歆七略歆首列六藝略班固因之其次敘當亦依歆司馬遷當漢武帝時雖儒學之興

已百年而條理猶未緒正故隨便編列未遑詳審至陳農求書書益完備劉向挍書書乃整比歆卒父業自然條理較史記爲精漢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挍經傳諸子詩賦每一篇已向輙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班志即七畧要亦本之向也志中每條家數篇數下或注入某篇出某篇師古曰凡言入者謂七畧之外班氏新入之其言出者與此同故以時代言之易始伏羲書始堯舜詩始商禮樂定于周公春秋作于孔子先後本秩然以義理言之易究陰陽書道政事詩理性情禮樂以象治功之成春秋以立褒貶之法先後亦不紊也至其總論以樂詩禮書春秋分配仁義禮智信而以易爲五經之

原此別一說姑置弗論下文又云五經不言六藝此則以樂并入禮故變六言五竝非除去周易不列五經其于六藝之末提行別爲一條總目上文云序六藝爲九種者論語孝經皆記夫子之言宜附于經而其文簡易可啓童蒙故雖別分兩門其實與文字同爲小學小學者經之始基故附經也鶴壽案史記儒林傳先敘言詩言尚書言禮次及言易言春秋司馬氏蓋有所本先生謂隨便編列未達詳審非也詩書禮敘在先者左傳云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蓋必先敦詩書而後能說禮樂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據此觀之古來教學之法本以詩書居先禮樂居次證以論語子所雅言而益信故子以

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子長之敘儒林亦依古人爲學次第竝非隨便編列特未及于樂耳若及于樂亦必次于禮後明矣易春秋何以居末古者以易爲筮卜之書故掌于太卜而不隸于樂正史官則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舉尚書則足以該春秋矣然亦有時肄業及之論語比考讖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絶鐵擿三折漆書三滅楚語云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是也若其次敘則易春秋本在詩書禮之後左傳云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是春秋在易後也漆園史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董仲舒曰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是易春秋在詩書禮樂後也莊生係周末人寬夫爲漢大儒其言如此可知詩書禮樂易春秋本古來流傳之次敘史記依之迨劉歆定七略乃始以易居首以書先詩而漢志襲用之耳然子長依本來之次孟堅用新定之次二家竝無軒輊乃先生謂漢志遠勝于史記以時代言之以義理言之皆先後秩然不紊則又不然時代云云悉本于陸德明其謂易始伏羲書始堯舜似矣然禮樂亦始于

伏羲豈得以定自周公而列于詩後若因定自周公而列于詩後則商頌定自孔子安得在周公以前春秋乃周之舊典禮經何以獨居于末義理云云略本于宋理宗其謂易究陰陽書道政事于圖宜居先矣然豈有性情未理而能究陰陽道政事者耶又安見褒貶之法必立于治功既成之後耶總之班馬各有所據不必左班而右馬唯漢志兼載樂論語孝經小學諸家此則史記所未列足以補儒林傳之缺

經典序錄經解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周易居前阮孝緒七錄亦同此次王儉七志孝經為初鶴壽案經解託名于孔子其以樂居先禮居後而以易閒斷其中殊為顛倒宋世所傳鄭氏孝經注齊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康成所注請勿藏于秘省而王儉不依其請故七志首孝經

立學

漢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

名太常博士屬爲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諸侯王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省博士官案奉常爲博士所屬兼掌祕書然西京居是職者惟叔孫通能定朝儀王臧爲申公弟子議建明堂孔臧與從弟安國論古文尚書韋元成世傳魯詩皆能舉其職餘無聞也鶴壽案應劭謂奉常掌典三禮據漢表昭帝時蘇昌爲太常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則知其兼掌祕書也叔孫通爲奉常在高帝七年十二年王臧在元光元年孔臧在元朔二年韋元成在五鳳二年

儒林傳公孫宏爲學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

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敎順鄉里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二千石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已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能通一藝輒罷之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更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師古曰常員之外更開此路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

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

漢志田和傳易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濟南伏生以書教齊魯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列于學官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詩皆列于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獻作七略時尚未立）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

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

平帝所立旋廢鶴壽案史記儒林傳云高帝未遑庠序之事孝惠皆用武力之臣孝文本好刑名孝景不任儒者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此卽漢表所云初置五經博士也又云公孫宏請白丞相御史言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此卽漢儒林傳所引據武帝紀置五經博士在建元五年卽為博士置弟子員在元朔五年其實五經之立學不始于武帝漢初叔孫通自楚歸高祖卽拜為博士孔襄為惠帝博士其時猶襲秦官未必專司一經至文帝則規楨大備魏名臣奏云西京學官博士七十餘人漢舊儀亦云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云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為置博士趙岐孟子題詞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

而已據此則文帝時傳記猶立于學況五經乎後漢翟酺傳云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漢楚元王傳云文帝閒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史記儒林傳云韓生推詩之意作內外傳孝文時爲博士此卽一經博士也他如濟南張生治尚書洛陽賈生作左傳訓詁皆爲孝文博士轅固治詩景帝時爲博士董仲舒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皆爲孝景博士漢儒林傳又云文帝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景帝時田王孫受易于丁寬爲博士然則文景之際已立五經博士矣而漢表謂武帝初置者一則以前雖立博士未有主名文帝立魯齊詩景帝立韓詩但有詩博士而已至武帝始立書禮易春秋四博士幷詩而爲五王伯厚曰文帝以賈誼爲博士不得左氏博士宣帝以江公之孫爲博士授穀梁未名穀梁博士至甘露三年始置穀梁博士是其證也一則孝文于傳記皆置博士孝武但存五經其他傳記則悉罷之故本紀特書曰置五經博士呂東萊曰非始置也卽蜀立五經罷去傳記時也漢世經學以得立學官爲罷或先戎後至平帝時始具元始元年又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其終漢之世不得立者唯費直高相兩家之易而已

晉書荀崧傳元帝踐阼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乃上疏曰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陛下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于是乎在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今九人以外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

穀梁博士一人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親受邱明爲之傳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于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是以三傳竝行于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墜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于理不可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共博議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鶴壽案穀梁言大蒐之禮與毛詩雲漢傳合言蒐狩之禮與車攻傳合是深于古者也公羊以妾母夫人爲禮而穀梁黜之公羊以宋襄公之師文王不是過而穀梁非

之又精于義者也奈何以膚淺目之
荀崧所奏惜會王敦之難俱不行

史漢敘列五經行次多誤皆傳寫刻鐫之譌

王氏鋟刻史記儒林傳敘首總論一段次提行起列申公云云此魯詩也次提行起列清河王太傅轅固云云此齊詩也次提行起列韓生云云此韓詩也一經之中各家分列不相連綴次提行起列伏生云云此尚書儒也伏生爲今文孔安國爲古文而連敘之者安國亦受業于伏生故不分列尚差可以上毛氏鳳苞刻同次王氏以索隱解尚書事一段畢下緊接諸學者多言禮云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次王氏又緊接自

魯商瞿受易云云不提行毛氏雖空一格亦不提行此皆大謬書禮易經異何得牽連次王氏提行列董仲舒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胡母生云云一段次又提行列瑕邱江生云云一段毛氏則但于胡母及瑕邱上各空一格不提行攷漢儒林傳胡母生傳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師或可與仲舒連綴若瑕邱江生則傳穀梁春秋者何得與上文牽連王刻是毛氏大非惟漢儒林傳每經中一師之學輒提行起方見漢人各守家法之意然發首總敘一段至補文學掌故云句應挂空下文自魯商瞿云云應提行起毛刻緊連接亦非鶴壽案古人寫書策爲大方次

之簡爲小皆有一定之制儀禮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古之所謂名即今之所謂字也漢蓺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此與就字數之多寡言之若其連綴之法則合數簡而爲篇故揚子法言云酒誥之篇俄空焉提行之法則斷數字而爲章故漢志云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林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義滿六十字之外即別爲一章章更起一行所以醒閱者之目也先生此條因王氏毛氏所刻不能一一提行非但眉目不清幷亂傳經者之門戶故切切言之

史儒林漢蓺文皆稱六蓺而漢儒林又稱六學然蓺文雖有樂六家惟樂記是經亦非夫子所定其餘皆後儒所記況樂記戴氏已入禮記而史漢儒林樂經皆無師論語孝經小學亦皆不列其師可見樂宜附禮小學宜

附經皆毋庸别列正名但當言五經然小學卻爲經之根本自唐衰下訖明季經學廢墜千餘年無人通經總爲小學壞亂無小學自然無經學

傳注之注

說文水部注字注云灌也从水主聲之戍切兩漢魏晉諸儒釋經曰注曰傳曰箋曰解曰學名稱不一後南北朝唐宋人作疏遂統名爲注疏則注可該衆名儀禮首題鄭氏注賈疏云注如水之注劉知幾史通第五傳之義以訓詁爲主降及中古名傳曰注傳轉也轉授無窮注流也流通靡絶唐開成石經雖俗謬然如周易王弼

注之類未變也明毛氏汲古閣刻四書于論語孟子則皆題曰朱熹集註五經于書經則曰蔡沈集註說文無註字此近鄙别字

唐石經以前只有五經或九經或十二經

自周漢迄宋元羣書所稱經典繁其名數何暇備列歸諸要則五經而已陽數盛于五故五行五方五時五星五色五聲五味五臭五事五臟五性五倫莫不五者而五經足以配之漢平帝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小學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所在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五經者禮春秋皆兼三郎唐人所

謂九經而論語孝經爾雅皆小學附于經實十二經舊
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譌謬詔前
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于天下又以儒學多門
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
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舊唐書高
宗紀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
令依此考試此仍以五經言之者穎達五經疏有禮記
無周禮儀禮春秋無公羊穀梁迨後賈公彥于永徽末
補周禮儀禮二疏公羊仍徐遵明疏穀梁則楊士勛疏
及至開成石刻或稱五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二經劉禹錫張

參新修五經記見英華卷八百十六唐元度制九經字樣晁公武云石刻十二經合孝經論語爾雅言之皆

是物也

鶴壽案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詩經二十八卷禮古經五十六卷周官經六篇春秋古經十二篇孝經古孔氏一篇唯禮記論語爾雅不稱經則已有七經矣下文云三十而五經立蓋其時尚未有七經之名也後漢一字石經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經公羊傳論語而靈帝紀云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宦者傳亦云汝陽李巡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于石者井春秋穀梁為一不數論語也蔡邕傳云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張馴傳亦云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者分春秋穀梁為二不數論語也至隋經籍志則云後漢鐫刻七經著于石碑七經之名始于此下文又云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一當作三）相承以為七經正字據水經注漢經在堂東魏經在堂西隋志又云相承似魏所刻即漢之七經而戴延之西征記稱禮記多敗舊唐書又言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則已有九經矣隋志但稱七經蓋其時尚未有九經之名也至唐會要則云太和七年敕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挑立石九經井孝

經論語爾雅九經之名始于此唐國子監石經并春秋經左氏傳爲一增出周禮孝經爾雅實十二經而稱九經者不數孝經論語爾雅也唐石經告成于開成二年後蜀亦有石經之刻呂陶曰孟氏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于石以資學者皇祐中京兆田公附以儀禮公羊傳穀梁傳九經備焉蓋亦不數孝經論語爾雅至晁公武讀書志則云鴻都石經茫昧人間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十二經之名始于此又云蜀相毋昭裔取九經琢石于學宮十寘黜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總之論語當尊爲經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春秋本稱經禮記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爾雅孟子附于經可也

班固志藝文序六藝爲九種其實則五經也唐人輯爲義疏以試士者仍惟五經故唐六典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貢舉之政令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

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此科取人稍峻貞觀以後遂絕）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筭凡正經有九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老子並須兼習凡明經先帖經然後口試并答策取粗有文性者為通（吏部員外郎職注云周禮左氏禮記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問）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文取華實兼舉策須義理愜當者為通凡明法試律令取識達義理問無疑滯者為通凡明書試說文字林取通訓詁兼

會雜體者爲通凡明筭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取明數造術辨明術理者爲通凡此六科求人之本案大小中經之制亦見選舉志而百官志又云論語孝經爾雅附于中經故知唐之大小中經即漢之六藝九種也

經典釋文孝經用鄭康成注及元宗御注元澹作疏至宋而邢昺作論語爾雅疏然亦不過九經而已

易經詩經等名

漢志易經十二篇詩經二十八卷易字詩字下宜逗一逗不連讀知者如尚書則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又

云經二十九卷以此經有壁中所得古文有伏生所傳今文兩載之故尚書下亦須一逗古文經則冠以古文字而伏生書且但稱經矣準此則知易詩皆提起字漢人不稱易經詩經也漢傳注與經別行首提易詩等名下列經者以見經自爲經傳注自爲傳注也禮類云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經七十篇七十當作十七其例亦同惟孝經不可單稱孝宜配經字至汲古閣刻五經則云易經書經詩經鶴壽案漢志云凡易十三家凡書九家凡詩六家凡孝經十一家臣瓚曰孝經云續莫大焉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可見易書詩古皆單稱惟孝經連經字

鄭康成云尚書尚字孔子所加宋儒删去稱書經

毛詩題以經師之氏別于齊魯韓明家法也而宋儒但稱詩于數千年下以己意參合各本而定之故不屑承毛氏名若就漢學則詩必系毛

春秋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穀梁春秋

前漢諸儒少兼經

前漢諸儒皆專治一經其兼通他經者甚少惟孟卿通禮春秋胡常通古文尚書左氏穀梁徐敖通毛詩古文尚書申公通魯詩穀梁瑕邱江公通詩穀梁韋賢通詩禮后蒼通詩禮韓嬰通易詩榮廣王孫皓星公通詩春秋尹更始通左氏穀梁其兼通五經者惟夏侯始昌董

仲舒以上皆見儒林傳至東漢馬融許愼等兼經始盛鄭氏康成尤能會通然范書儒林傳所載亦皆專治一經者兼經仍復寥寥鶴壽案先生謂東漢馬融許愼等兼經始盛然馬融以前尚有鄭衆賈逵亦兼經者不應略之又謂范書儒林傳所載皆專治一經者兼經者仍復寥寥今觀范書所載劉昆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于沛人戴賓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包咸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建武中授皇太子論語爲之章句衞宏從九江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張元少習顏氏春秋後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李育少習公羊春秋又讀左氏傳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此兼通二經者也孔僖傳云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駰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而歎景鸞傳云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作月令章句此兼

通三經者也他如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魏應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章帝時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順帝時蔡元講論五經同異甚合帝意則皆兼通五經矣張馴傳云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程曾傳云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則又兼通六經矣仕安受孟氏易兼通數經楊政受梁邱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戴憑習京氏易正旦朝賀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憑奪五十餘席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何休精研六經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訓孝經論語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則幷兼通眾經矣豈獨五經無雙許叔重而已哉儒林傳所標目者四十二人而兼經已得十八人亦不為寥寥矣

進五經正義表

唐長孫无忌等進五經正義表云臣无忌等言臣聞混

元初闡三極之道分爲醇德旣醨六籍之文著矣于是龜書浮于溫洛爰演九疇龍圖出于滎河以彰八卦故能範圍天地埏埴陰陽道濟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炯戒于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于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迹雅頌表興廢之由實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也昔雲官司契之后火紀建極之君雖步驟不同質文有異莫不開茲膠序樂以典墳敦稽古以宏風闡儒雅以立訓啓含靈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姬孔發揮于前荀孟抑揚于後馬鄭迭進成均之望鬱興蕭戴同升石渠之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彌尊

斯乃邦家之基王化之本者也伏維皇帝陛下得一繼明通三撫運乘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而緯俗經邦蘊九德而辨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元扆以裁仁化被丹澤政洽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无虛月集囿巢閣之瑞史不絕書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于軒昊茂績冠于勳華而垂拱无爲遊心經典以爲聖教幽賾妙理深元訓詁紛綸文疏蹖駁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學名振當時貞觀年中奉勅修撰雖加討覈尚有未周

爰降綵綸更令刊定敕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稟宸旨傍摭群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比之天象與七政而長懸方之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學謝伏恭業慙張禹雖罄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聞伏增戰越謹言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无忌等上盧氏文弨羣書拾補曰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錢孫保求赤影鈔宋本周易注疏之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錄于此宋人避諱缺筆處今皆改寫正

字

唐人周易疏之謬

孔穎達等周易疏序言王輔嗣注江左諸儒竝傳其學河北學者罕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元之又元至于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于釋氏非爲教于孔門也此段乃各疏之非而不述其名下文又力辨各疏之非然後接今奉敕刪定云云則此疏不用舊疏但王輔嗣韓康伯本屬亂道全是異端南人浮誕尊信之北人篤實不信也學尚南

北不同其說詳後唐初漢易學見存孔北人偏廢漢易用王韓易根本已失其疏又何足道穎達知江南各疏之虛无浮誕豈知王韓本自虛无浮誕用王注而欲闢以釋涸儒之談正抱薪救火以湯止沸也且既云删定則非盡出心裁下文又言去其華取其實則是仍有取之者今攷疏中有所引褚氏張氏莊氏周氏何氏盧氏虞氏殆即得之江南義疏十餘家中然序既但有貶斥不舉姓名疏內稱氏無名亦與他疏異今未暇詳攷予嘗歎九經之傳于世義訓之亡莫甚于易正文之亡莫甚于書覈而論之書正文已亡其半又為偽本所汨要

之二十八篇經存而傳注亦尚可尋俗人不深惡之易正文無恙而義訓蕩廢僅存者俗儒視爲怪物因俗學深入人心故也則易之危甚于書皆起于唐疏之棄北用南也

鶴壽案先生所派斥者王弼周易注尚書梅賾傳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末附尚書後辨專主鄭康成一家之言其鄭注殘附者取馬王傳注益之亦足以表彰漢學矣先生謂今本尚書及偽孔傳出皇甫謐手其實皆王肅所造以難鄭者也而後案兼引王注以失檢點周易鄭注雖亡以然有唐著作郎李鼎祚集解十卷在其中所采孟喜京房馬融荀爽諸家及鄭注甚多近孫氏岱南閣叢書又著周易集解十卷其略曰蒙念學者病王弼之元虛憾古學之廢絕因以李氏易解合于王注又采集書傳所載馬融鄭康成諸家之注及史氏周易口訣義中古注附于其後凡說文釋文所引經文異字異音附見本文庶幾商瞿所傳漢人師說不墜于地俾學者觀其所聚備覽易明其稱解者李氏所輯稱注者王弼所注稱集解者蒙所采也此正與先生所

同志有裨易學不小所惜兼采王弼注及孔氏疏蓋亦如尚書後案兼采王肅注以補未備也然既病王弼之元虛胡朏并王注孔疏而盡去之

晉范甯傳云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于仁義是非成于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濠梁之宗匠夫子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

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于魯太公戮華士于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學者觀甯此論則知弼晏乃孔門皐人周易象皆

實象而鄉以假象說之竟似莊周寓言豈可立學官作
義疏哉

唐人尚書等疏承襲前人

唐人作疏多承襲前人舊本非出自誤今觀孔穎達尚
書疏序云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
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
甝顧彪劉焯劉炫等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
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
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
義竊以古人言詁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

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驚飇于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爲之正義凡二十卷愚謂貶各疏而揚二劉析服已甚雖仍多不滿然此疏皆襲取之知者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武成罔有敵于我師疏云史官敘事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論國

事皆云我大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大隋開皇之初始
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此皆隋儒語也知孔疏多
襲取焯炫自運者少所以大隋我大隋字尚删未淨其
麤疏如此毛詩疏序云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
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閒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
之于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閒茲風
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允舒瑗劉軌思劉醜
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竝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于
一時騁絕轡于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所無雙
其于作疏內特爲殊絕今奉敕删定故據以爲本然焯

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凡四十卷愚謂既云詩分爲四則魯齊韓毛也乃下文但舉申培魯詩毛萇毛詩絶不及轅固齊詩韓嬰韓詩貫長卿以下則單承毛詩言之并魯詩亦置不道其說別見至于論疏家短長推重二劉極其折服正與書疏序同而此且直言據以爲本則承襲更不待言禮記疏序云禮記大小二戴共氏分門王鄭兩家同經異注從晉宋逮周隋傳業者江左尤盛爲義疏者

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等北
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其見于世
者惟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
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
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
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
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爲得也然以熊比皇
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别不可因循今奉勅删理仍據皇
氏爲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翦其繁蕪撮其機要爲
之正義凡七十卷此所舉賀循等疏皆爲鄭注疏也而

上文竝舉王鄭殊爲牽混觀其竝舉大小戴此疏與大戴無涉而亦舉及則所言各疏與王肅無涉可知諸家皆不評只評皇熊而所承襲者皇多熊少顯然左傳疏序云杜元凱左氏集解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阿蘇寛劉炫然沈氏于義例粗可于經傳極疏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于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慧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詞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

生于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于前不知黃雀在其後然比諸疏猶有可觀今奉敕刪定據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此其襲劉炫又顯然者蓋穎達所誤惟周易疏自作者多其餘皆取前人 鶴壽案五經正義諸序累陳重複文體最爲卑弱先生又聯翩引之不加翦裁以非著書之體禮記疏序云南人有庾蔚之范宣皇侃北人有徐遵明熊安生原本庾蔚下無之字宣上無范字皇侃作皇甫侃徐遵明作道明熊安下無生字今依盧氏文弨校本庾蔚下補之字衛湜禮記集說宣上補范字熊安下補生字隋經籍志皇下刪甫字以便觀覽至道明當作遵明更不待言又左傳疏序中之沈文何原本作文何今亦據陳書改正先生俱有辨在後

賈公彥周禮疏序全是述周官緣起大意又有序周禮廢興一篇述傳此經者家數至其作疏之所以然本之何人皆不及則此疏似是公彥自誤儀禮疏序云周禮注有多門儀禮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則有二家信都黃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之碩儒慶則舉大略小經注疏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略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修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此下于二家各舉其謬者一條而其餘足見矣又云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兼增已義觀其

未敢專欲云云則非專取黃李其辨黃一條內又云喪服一篇山禮之要是以南北二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其實各篇內皆有參各疏處不獨喪服爲然要之公彥此疏亦取前人

公羊傳疏二十八卷穀梁傳疏二十卷毛氏汲古閣板皆無作疏人序卷首標題之下亦絕不言向來作疏者有何家數今之作疏本于何人明國子監板前有宋景德時中書省所下刻書牒文亦無作疏人名序由今攷之公羊出徐遵明穀梁出楊士勛鶴壽案舊唐書經籍志云春秋穀梁傳疏十三卷楊士勛撰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二卷崇文總目亦云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勛撰此無可疑者獨春秋

公羊傳疏三十卷新舊唐書皆不載崇文總目雖載之無撰人名氏唯董逌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所作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紀曉嵐先生曰春秋莊公三年公羊疏稱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之後云云全襲楊士勛穀梁疏今攷貞觀中楊士勛與孔穎達奉詔撰春秋正義則董逌謂徐彥在貞元長慶後不為無因矣至于徐遵明則魏儒林傳但云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三十卷然則遵明所撰著者乃服氏春秋非公羊春秋也而先生以為公羊疏出遵明毫無所據蓋見北齊儒林傳敍云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故以此疏推尊之耳

舊唐書儒林傳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名儒經術可紀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詔其子孫錄名奏聞當加引擢太宗所以加恩

于諸人者以孔穎達等用其疏也褚仲都不知可即是

周易疏中褚氏否

鶴壽家先生于唐人周易疏一條云攷疏中有所引褚氏張氏莊氏周氏何氏盧氏虞氏始即循之江南義疏十餘家中然稱氏無名未暇詳攷江係引舊唐書褚仲都云不知可即是周易疏中褚氏否竝不提及隋書經籍志中之褚仲都其實疏中所引七氏即據隋志已有五氏可推雖五氏不皆南人然孔氏既所江南各疏爲非安見所引者之盡爲南人邪隋志云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譔南史孝義傳云仲都吳郡錢塘人著周易爲當時之冠儒林傳云全緩受易于仲都觀正義所引雷資風而益遠風假雷而增威其說略似子夏易傳隋志又云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譔南史儒林傳云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受學于周宏正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與焉賜裙襦絹云表御稽古之力正義于乾卦初九即引張氏曰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或係譏之說也隋志又云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宏正譔陳書云宏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起家梁太學博士時于城西立士林館

宏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又啟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請釋乾坤二繫據顏之推謂武宣簡文講論老莊宏正奉贊大猷則周氏義疏固王弼之流亞爾以上三家當即孔氏所引唯何氏凡有三家不知所引者爲誰隋志云周易十卷梁處士何允注梁處士傳云允字季點廬江灊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起家齊秘書郎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允固辭乃敕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當時欽重如此隋志又云梁有周易疑通五卷宋中散大夫何諲之譔又云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譔北史作三卷北史儒林傳云妥字棲鳳西城人入周仕爲太學博士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譔周易講疏孝經莊子義疏行于世學士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以上三家李鼎祚集解所引者只有何妥正義于文言等條下所引何氏皆略其名隋志又云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亦不詳其名此五氏之見于隋志者也其餘莊氏虞氏正義所引莊氏最多見于乾卦者已有二十餘條其大旨與諸仲都相類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隋志者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爲所承用者欲攷其書當先求之隋經籍志蓋隋書亦唐初所修穎達等所見各疏當皆隋代所遺修隋書者自宜采入今取而攷之尚書則有尚書義疏三十卷蕭詧司徒蔡大寶譔尚書百釋三卷尚書義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譔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譔尚書疏二十卷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譔尚書述義二十卷國子助教劉炫譔毛詩則有毛詩總集六卷集當作義毛詩隱義十卷梁處士何允譔毛詩義疏二十卷舒瑗譔毛詩述義四十卷國子助

敎劉炫譔禮記則有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譔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譔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譔左傳則有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譔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譔鶴壽案著書之體須歸一例先生于尚書疏蔡大寶巢猗費甝劉炫皆載其官于顧彪獨不載而于禮記疏賀瑒沈重皇侃則皆不載推先生之意以爲就其原本耳但原本書類上文云今文尚書音一卷秘書學士顧彪撰詩類云毛詩義疏二十八卷蕭歸散騎常侍沈重譔禮類上文云喪服文句義疏十卷陳國子助敎皇侃譔故下文不再述耳唯舒瑗賀瑒則不書其官然下文論語類又云謚法五卷梁太府賀瑒譔凡此皆宜一例補入

其穎達所舉而隋志無者劉焯劉炫二人同時名重穎

達竝舉之而隋志絕無焯著述不可解者一何允毛詩總集隱義志用小字夾注而其下有亡字初疑衍亡字然此志之例大約亡者則入注亡字似非衍但穎達旣舉而評之則見其書而隋志云亡不可解者二若志又有賀瑒禮論要鈔一百卷似非專說禮記庾蔚之禮論鈔二十卷禮荅問六卷亦似非禮記義疏崔靈恩三禮義宗則爲總說三禮之書予不欲汎列故皆不及至賈公彥所云黃慶李孟悊則隋志無之

鶴壽案隋志雖無劉焯著述而儒林傳載之新舊唐書皆云尚書義疏二十卷劉焯誤蓋隋書非出一人之手故傳有而志無爾先生于禮論要鈔等書謂非專說禮故不欲汎列然如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毛詩集小序一卷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

一卷皆劉炫注是專說詩春秋者似未可略

孔穎達等各疏序所舉前人疏見各史者

孔穎達等自序所舉疏家見于各史者尚書疏序所舉凡六家隋儒林傳云餘杭顧彪字仲文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此傳敘首云煬帝即位儁儒多已凋亾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劉焯傳云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以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著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

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劉炫傳云字光伯河閒景城人少聰敏閉戶讀書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于內史省考定羣言除殿內將軍又與諸儒修定五禮煬帝時盜賊蜂起凍餒而死年六十八著尚書述議二十卷行于世愚謂隋經籍志于各疏并顧彪疏皆不稱古文而儒林顧彪傳乃云古文尚書疏則各疏必亦稱古文志略之耳梅賾獻書自稱古文南士浮誕好信異

說閑然羣起而古文之豈知此書乃不古不今者乎又
孔穎達推重二劉特甚隋儒林亦然且褒譽劉焯尤過
于炫穎達于詩書皆兼評焯炫疏乃隋經籍志全不載
焯書罣漏良爲可異或者于儒林焯傳言其著五經述
議于炫傳列其各經疏亦名述議則意二劉之書多同
故志列炫不及焯然觀穎達評固各自爲書宜竝列爲
是北齊儒林傳敘首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
明兼通之授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竝鄭康成所注
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河閒劉
光伯信都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此段學者

更宜著眼觀尚書卷首疏稱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本作棘子下生從閻若璩改）亦好此學衞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竝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竝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

而經字多異此疏之謬正與北齊書同鄭所增多之汨作九共等篇眞古文也則以爲張霸僞書鄭雖不注增多篇然所注二十九篇亦古文也而南朝及隋唐人反指爲今文亾者全亾逸者逸在祕府非亾也何意秦火所不能亾者反亾于晉鄭學之孤巳甚僞本一出勢不能不以僞奪眞直至閻若璩始有的見然但可爲知者道耳觀北齊書知二劉疏實出費甝穎達疏全取二劉取二劉則費在其中故疏中不復舉費名閻舉顧彪而巳若蔡大寶巢猗穎達雖見其書未知采否鶴壽案作疏之人其生卒年月自有各史在無容縷述既述之須前後一例先生于劉焯載其年而于劉炫脫去年六十八句今依

本傳補入

毛詩疏序所舉凡七家陳儒林全緩傳云字宏立吳郡錢塘人梁太清初轉國子助教專講詩易大建中卒年七十四南史于全緩不言講詩謬甚梁處士何允傳云字子季廬江灊人師事沛國劉瓛受毛詩在齊貴顯高祖踐阼給白衣尚書祿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允注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北齊儒林劉軌思傳云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歸則故其鄉曲多爲詩者此傳敘首云通毛詩者多出魏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

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二劉蓋指敬和軌思也本屬同門其後軌思遂事敬和耳隋劉焯傳已詳見前而焯傳又言少與河閒劉炫同受詩于同鄉劉軌思則彼時軌思實爲毛詩大師劉炫傳云著毛詩述議四十卷行于世與焯疏名同而各爲一家此穎達藍本若舒瑗劉醜則無攷鶴壽案先生于顥彪等載其字并及其里居而于全綫何尤則全脫之今亦依本傳補入

禮記疏序所舉凡十一家晉賀循傳云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循

元帝建武初拜太常疾篤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興二年卒年六十循少玩篇籍博覽衆書尤精禮傳穎達先言從晉宋逮周隋禮學江左尤盛然後言爲義疏者南人則賀循等云云以循冠首則穎達所舉確指此賀循且循本慶普後裔眞禮學大宗且本傳載朝廷有大典禮循每建議施行則其生平以禮學名世顯然然傳但稱其學精于禮傳而不云作禮記義疏隋經籍新舊唐書經籍藝文諸志皆有循喪服譜喪服要記而無禮記疏要之穎達固親見其書而首舉及之穎達所舉皆南北朝人晉惟循一人爲最在前梁儒林賀瑒

傳云字德璉會稽山陰人祖道力善三禮瑒少傳家業
天監初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爲皇太子定禮瑒悉
禮舊事時高祖方刱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九年
疾卒年五十九著禮講疏南史儒林無賀瑒遷入列傳
要之瑒亦係循之後人或羣從子姓庾蔚之隋經籍志
有已見前崔靈恩傳云清河武城人少篤學尤精三禮
先在北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制三禮義宗四
十七卷南史略同周儒林沈重傳云字德厚吳興武康
人博覽羣書尤明詩禮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中
大通四年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梁元帝

在藩甚歎異之及即位迎重西上江陵平重留事梁主
蕭詧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詧又令重于合歡殿講
周禮高祖以重經明行修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徵之
保定末重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六年授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建德末重以入朝既久表請
還梁高祖許焉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
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重學業該博爲
世儒宗多所譔述咸得指要其行于世者禮記義三十
卷梁儒林皇侃傳云吳郡人侃師事賀瑒盡通其業尤
明三禮譔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召入

壽光殿講禮記義大同十一年卒年五十八南史略同
魏儒林徐遵明傳云字子判華陰人年十七師屯留王
聰受禮記後詣平原唐遷居蠶舍讀三禮不出門院凡
經六年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孝昌
末渡河客任城永安二年爲亂兵所害年五十五遵明
弟子李業興表請爲遵明贈謚不許北齊儒林傳敘首
云三禮竝出徐遵明之門徐傳業于李鉉沮儁田元鳳
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刁柔張買奴鮑
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
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

禮于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北朝名儒遵明推首而三禮尤爲大師觀此可見魏儒林李業興傳云上黨長子人與高隆之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武定七年卒年六十六北齊儒林李鉉傳云字寶鼎渤海南皮人年十六從章武劉子猛授禮記以鄉里無可師詣大儒徐遵明受業二十三譔三禮義疏周儒林熊安生傳云字植之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于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齊河清中爲國子博士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嗟服還具言于高

祖高祖欽遲之及高祖入鄴幸其第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詔給安車駟馬隨駕入朝至京敕于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學博士下大夫年八十餘致仕卒安生學爲儒宗當時受業擅名于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譔禮記義疏四十卷行于世若侯聰則無攷鶴壽案此條于賀場徐道明脫去其字于李鉉脫去其里居今各依本傳補入先生謂隋志沈重孔穎達作沈重宣今稼衛湜禮記集說知宣爲范宣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隋志載有禮記音二卷

左傳疏序所舉凡三家陳儒林沈文阿傳云字國衛吳興武康人研精章句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傳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天嘉四年卒

年六十一南史同多一句云譔春秋義記行于時隋儒林劉炫傳云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此即穎達所據以爲本者其攻昧殆即穎達所謂炫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條者也若蘇寬則無攷玩穎達序雖見蘇寬之書實未采其一句自今論之左傳當以服虔爲主其次則取賈逵其說詳後觀穎達云蘇全不體本文惟旁攻賈服炫之攻昧如說文攴部云攻擊也是也寬之旁攻賈服如攷工記注云攻猶治也是也然則左傳各疏蘇寬最佳所可恨者彼時服注具存何不竟用服注作疏而反作杜疏穎達列寬于文阿後炫前寬必

北人疑亦從齊周入隋因杜注盛行牽于時風姑就杜爲疏而隱以扶賈服作此調劑之計穎達旣無卓識奉賈服以存古反黨杜而斥蘇紕繆極矣

賈公彥儀禮疏序所舉凡二家黃慶李孟悊皆無攷

同修疏人

與孔穎達賈公彥共譔正義者馬嘉運趙乾叶蘇德融趙宏智王德韶李子雲朱長才隨德素王士雄齊威賈普曜朱子奢李善信栁士宣范義頵張權周元達趙君贊谷那律李元植並見孔賈序新唐書志于易多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談于志寧五人于書多刋定一條

凡若干人穎達禮記疏與公彥共定新舊唐書志別載公彥禮記正義恐卽是今穎達本左傳疏與楊士勛共定若公羊疏則必徐遵明

蛾術編卷一終